

梦野 从南极到北极

他屡次造访北极，曾抵达南极。他到格陵兰采集“全球变暖”证据，去咸海见证它的萎缩。他冒着核辐射亲历切尔诺贝利，深入亚马逊丛林寻找原始部落。他还探访过五角大楼、西点军校、巴以边境、北方四岛……甚至跑去巴基斯坦，目睹本·拉登最后的栖身之所！他有一个有趣的名字——梦野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采访者提供

段子说：“梁朝伟有时闲得闷了，会临时中午去机场，随便赶上哪班就搭上哪班机，比如飞到伦敦，独自蹲在广场上喂一下午鸽子，不发一语，当晚再飞回香港，当没事发生过。”尽管梁朝伟本人否认了该说法，仍挡不住其传播。可见，段子颇触动人心。

当然，普通人只能暗暗地羡慕嫉妒恨，无力付诸实践。梦野则例外。“梁朝伟可以去伦敦喂鸽子，我可以去加勒比海看椰子。”他笑言，自己最喜欢飞到陌生的地方，喝茶、抽烟、读喜欢的书，时不时地和当地人聊天。

这是文艺的一面。更多时候，梦野的旅行状态必须用“极致”来形容。他的办公室挂着张世界地图，从上海和纽约这两个圆点出发，黑色水笔在七大洲四大洋上划出一道道弧线。截至2007年底，他已完成环球游——包括北极和南极在内。此后，他策划的旅程更是充满惊悚。别说没那个经济实力了，即便有，也未必有勇气践行。

极地诱惑 攀登雪龙号，站上北极点

梦野早期的旅行有一个显著特点：目的地多落于寒冷区域，从北欧、格陵兰、北极直到南极。“我怕热嘛。”在纽约工作时，每逢冬天，写字楼中央空调开暖气，他的办公室却开冷气。他还不停往酒里丢冰块。对寒冷，他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向往。

因此，当“自费全球之旅”结束，梦野将目光投向了极寒地带——南极。

南极大陆上只设科考站，没有酒店、旅舍，旅客须搭乘游船前往，吃住都在船上。2004年12月，南极已入“夏”，梦野从阿根廷乌斯怀亚港登船，穿越以“暴风走廊”“杀人的西风带”闻名的德里克海峡，进入南极海域。

大海、冰川、企鹅，极点的纯净让梦野直呼“美呆了”。他拿着相机站到后甲板，从各个角度拍摄。无意间瞥见一艘大货船，“蛮气派的嘛！”举起相机，对准船身——突然，400mm的长镜头里蹦出两个字：雪龙。梦野愣了愣，随即冲下甲板，直奔码头，端详船尾，没错，“雪龙：中国上海”！抬头，一面旗帜上写着“中国第二十二次南极科学考察队”。

梦野兴奋得忘乎所以，竟开始攀登舷梯。此时迎面走来一名年轻人，他身穿鲜艳的滑雪衫，臂章上有“南极科学考察队”的标识。梦野想碰碰运气，主动开口：“依好，吾能拍照留念伐？”碰巧对方正是上海人，沪语瞬间拉近了距离。他允许拍照，还派来一名水手介绍情况。下船前梦野脱下夹克衫，送给那位科考队员作纪念。两人还互留了联系方式。

由于普通游客受限制，南极行够不上刺激和深

度。但“抵达极地”本身就足以傲人。“回来我想，这世界上真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去！”几个月后他去往北极。

为征服北极点，人类努力了三百多年，直到1909年4月6日，美国探险家皮里完成了梦想。梦野选择的日期也是4月。他先转机到斯瓦巴群岛，那是挪威最北端，居民仅2000人，北极熊倒有5000头。岛上随处可见“熊出没”的警示牌。

2005年4月11日凌晨3点，梦野乘小型飞机到达俄罗斯大本营基地。8点半，另一架飞机载着他飞临北极点，降落。他还不相信，反复查看卫星定位器：“千真万确，北纬90度！”梦野展开一幅巨大的五星红旗，心潮澎湃。

环保之旅 拍冰川崩裂，看咸海萎缩

此后梦野多次重返北极圈，但吸引他的不再是极点，而是格陵兰岛；脑海里盘旋的也不再是“征服”，而是“见证”——见证气候变暖对北极冰川的影响。

梦野在《美国国家地理》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，称随着气候变暖，格陵兰岛的冰盖正不断融化。该岛拥有总容积达260万立方公里的冰，如全部融化，全球海平面将升高6.5米。那将是灾难性的。“太可怕了，我得亲眼目睹。”

2007年中秋节前夕，梦野由美国出发，经转道抵达格陵兰岛的北部小镇。他的行囊里有尼康D200、哈苏以及索尼高清摄像机。他要把所见所闻拍下来。

首站康克鲁斯瓦克，那儿接近格陵兰岛中心地带。“两个半小时车程，气候善变，像孩子般，忽而微笑，晴空万里，忽而不悦，大雪纷飞。”当零距离地接触冰盖时，梦野心头升腾起一股“神圣的感觉”。可一想到冰块下的危机，他不禁胆寒。

